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煬帝一

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麽，文帝第二子。周末封雁門郡公。開皇元年，封晉王，拜柱國、并州總管，尋授武衞大將軍，進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轉淮南道行臺，徵拜雍州牧、內史令，進太尉，復拜并州總管，徙揚州總管，鎮江都。二十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仁壽四年七月卽位。明年改元大業。在位十四年，爲宇文化及等所弑，謚曰煬皇帝。有集五十五卷。

歸藩賦 北史八十三柳䛒傳佚

神傷賦 北史十四宣華夫人陳氏傳佚

制

戰亡之家給復十年 大業十年七月丁酉

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二年七月庚申

民間鐵叉搭鉤𥎊刃之類，皆禁絕之。五年正月己丑

魏周官不得爲蔭。二月庚子

父母聽隨子之官。二月壬戌　已上並隋書煬帝紀上

驍果之家，蠲免賦役。九年八月甲辰

盜賊籍沒其家。八月戊申　已上並隋書煬帝紀下

贈獨孤陁詔　初卽位

外氏衰微，獨孤陁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隋書獨孤陁傳

加贈獨孤陁詔

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隋書獨孤陁傳

贈謚五盧號詔　仁壽四年八月

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儼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于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恆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疋諡曰愍 隋書五 盧[illegible]傳

贈諡皇甫誕詔 仁壽四年

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宣值狂悖搆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縶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 隋書皇甫誕傳

手詔勞楊素 仁壽四年

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

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内侮毒流百姓私假君體擅相誅戮小加大少陵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患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闔門而待寇哉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苦塊頓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以誅二叔漢啟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衆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有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勳庸克拔至如壘基草創百物惟便始匹馬歸欸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捲秋籜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翊朕躬以濟時艱昔周勃

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眾，指期平殄，高壁據險，抗拒官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棱威外討，發憤于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暫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于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于上庠，遂使劬勞于行陣，言念及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勳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

隋書楊素傳漢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齎手詔勞素

晉史祥手詔　仁壽四年

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于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　隋書史祥傳煬帝嘗賜祥詩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又北史六十一

營東都詔　仁壽四年十一月癸丑

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沿創不同生靈所以順敘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爲政何以釐萬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人順天功業見乎變愛人治國者可不謂然歟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自古

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于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周遷殷人、意在于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羣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夫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臺廣廈、豈曰適形、故傳云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瑤臺瓊室、方為宮殿者乎、土階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復起于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隋書煬帝

紀上

立蕭皇后詔 大業元年正月壬辰

朕祗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修、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爲皇后、隋書蕭皇后傳

遣使巡省方俗詔 大業元年正月戊申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故能風淳俗厚、遠至邇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寶曆、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谷、雖則聿遵先緒、弗敢失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衆、未獲親臨、問其疾苦、每慮幽仄莫舉、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傷和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寤寐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化、薦拔幽滯、申達幽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版授、

並依別條賜以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侍養之名曾無賙贍之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若有名行顯著操履脩絜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有蠹政害人不便于時者使還之日具錄奏聞 隋書煬帝紀上

聽民詣朝堂封奏詔 大業元年三月戊申

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為徼幸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治實綱紀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校之內闕爾無聞恇然夕惕用忘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 隋書煬帝紀上

滕王綸衛王集原死詔 大業元年七月丙午

綸集以附尊之兼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隋書衛王集傳）

勸學詔　大業元年閏七月丙子

君民建國教學爲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脩業其道浸微漢採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埽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爲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牆面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于此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奬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

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執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並量准給祿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爲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隋書煬帝紀上

詔脩高廟樂　大業元年

古先哲王經國成務莫不因人心而制禮則天明而作樂昔漢氏諸廟別所樂亦不同至于光武之後始立共堂之制魏文承運初營廟寢太祖一室獨爲別宮自茲之後兵車交爭制作規模日不暇給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濟生靈享薦宜殊樂舞須別今若月祭時饗既與諸祖共庭至于舞功獨于一室交違禮意未合人情其詳議以聞　隋書音樂志下

贈劉方詔　大業元年

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冰遄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

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蕭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

贈上柱國盧國公 隋書劉方傳方征林邑還道遇患卒下詔

改封豆盧毓詔 大業初

故大將軍正義懿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懿侯復以廟師承襲 隋書豆盧毓傳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

豐門子弟聽預宿衛近侍詔 大業初

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義斷以勸事君之節故羊鮒從戮彌見叔向之誠季布立勳無預丁公之禍用能樹聲往代貽範將來朕虛己爲政思遵舊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六位成象義厥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謂也諸犯罪被戮之門朞已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 隋書刑法志開皇舊制豐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煬帝乃下詔革前制又見通典一百

旌先賢祠墓詔 大業二年五月乙卯

旌表先哲，式存饗祀，所以優禮賢能，顯彰遺愛。朕永鑒前修，尚想名德，何嘗不興歎九原，屬懷千載。其自古已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功、有益於人者，並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壠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爲條式，稱朕意焉。隋書煬帝紀上

立楊素碑詔 大業二年

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殲淸徽，春秋遞代，方縣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隋書楊素傳

給戶守古帝王陵墓詔 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

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自

古已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隋書煬帝紀上

將北巡下詔 大業三年四月庚辰

古者帝王觀風問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今欲安集河北巡省趙魏所司依式

隋書煬帝紀上

求賢詔 大業三年四月甲午

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常想前風載懷欽佇朕負扆夙興冕旒待旦引領巖谷寘以周行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彙茅寂寞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永鑒前哲憮然興歎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豈得保茲寵祿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祁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求諸

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夫孝弟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勵俗有益風化强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

隋書煬帝紀上

別建高祖廟詔 大業三年六月丁亥

聿追孝饗德莫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則質文異代損益殊時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宮亦無準定朕獲奉祖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思隆大典于是詢謀有位博訪儒術咸以爲高祖文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區夏拯羣飛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其業恢夷宇宙混壹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毳乘風歷代所弗至辮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關塞頓顙闕庭譯靡絕時書無虛月韜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猗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禮縟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謚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別建廟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其以多爲貴王者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隋書煬帝紀上

止突厥啟民可汗請變服飾詔 大業三年七月辛亥

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

裘弁服各尙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袵縻㠯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隋書突厥傳）

優禮啟民可汗詔　大業三年七月辛亥

德合天地覆載所㠯弗遺功格區宇聲教所㠯咸洎至于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㠯殊禮突厥意利珍豆啟民可汗志懷沈毅世脩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投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㠯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于既亡之國繼絕于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㠯薄德祗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㠯親巡朔野撫臨藩服啟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㠯嘉尙宜隆榮數式優恆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隋書突厥傳帝御千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復下詔）

褒美樊子蓋詔大業三年

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于前，張杜垂清風于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四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非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隋書樊子蓋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四終

全隋文卷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煬帝二

爲啟民可汗置城造屋詔 大業四年四月乙卯

突厥意利珍豆啟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已氈牆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願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于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已上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 隋書煬帝紀上

立孔子後爲紹聖侯詔 大業四年十月丙午

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資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已申上 隋書煬帝紀上

爲周漢魏晉立後詔 大業四年十月辛亥

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歷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襃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旁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爲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胄緒列聞 隋書煬帝紀上

四科舉人詔 大業五年六月辛亥

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科舉人 隋書煬帝紀上

給賜耆老詔 大業五年十月癸亥

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庬眉黃髮更令收敘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等卧治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沈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

稱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隋書煬帝紀上

褒顯樊子蓋詔大業五年

導德齊禮實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隋書樊子蓋傳

謹封爵詔大業六年二月乙卯

夫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仗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拯厥穨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茂賞開國承家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

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隋書煬帝紀上

下樊子蓋詔 大業六年

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間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隋書樊子蓋傳

幸涿郡詔 大業七年二月壬午

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敎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隋書煬帝紀上

征高麗詔 大業八年正月壬午

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聖哲至仁、著甲兵于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版泉丹浦、莫匪龔行取亂覆昏、咸由順動、況乎甘野誓師、夏開承大禹之業、商郊問罪

周發成文王之志、永監前轍、勵當朕躬、粵我有隋、誕膺靈命、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提封所漸、細柳盤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域、遠至邇安、罔不和會、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閒、荐食遼獩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川藪于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睠彼華壤、翦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既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懷姦、惟日不足、移告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陲、亟勞烽候、關柝以之不靜、生人爲之廢業、在昔薄伐、已漏天網、既緩前禽之戮、未卽後服之誅、曾不懷恩、翻爲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靺鞨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脩職貢、碧海之濱、同稟正朔、遂復敚攘琛賮、遏絕往來、虐及弗辜、誠而遇禍、輶軒奉使、爰曁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

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斂煩重、強臣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境內哀惶、不勝其弊、迴首面內、各懷性命之圖、黃髮稚齒、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屆幽朔、弔人問罪、無俟再駕、于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殄茲逋穢、克嗣先謨、今宜授律啟行、分麾屆路、掩物澥而雷震、歷夫餘以電埽、比戈案甲、誓旅而後行、三令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

恆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𣙙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絡繹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頹、叱吒則風雲騰鬱、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倒懸于遐裔、問疾苦于遺黎、其外輕齎遊闕、隨機赴響、卷甲啣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颿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浿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然則王者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僻、脅從罔治、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卽宜解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

遐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隋書煬帝紀下

存問從征家口詔 大業八年二月甲寅

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眾、情在忘私、悅使之人、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佽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斂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隋書煬帝紀下

贈謚麥鐵杖詔 大業八年三月

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隕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賁殊榮、用彰徽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隋書麥鐵杖傳

勳官不回授文武職詔 大業八年九月己丑

帝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方撥亂、屠販可以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勳敘、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斅學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專于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于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于調瑟、求諸名製、不傷于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隋書煬帝紀下

下高昌王麴伯雅詔 大業八年

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

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贄來庭，觀禮容于舊章，慕威儀之盛典，于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毳，還爲冠帶之國。隋書高昌傳

下衛文昇詔 大業九年八月

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隋書衛玄傳

徙道就城詔 大業九年八月丁未

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隋書煬帝紀下

改博陵爲高陽郡詔 大業九年十月乙酉

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届茲邦，瞻望郊廛，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

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隋書煬帝紀下

下蘇威手詔 大業九年十月壬辰

王臣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贍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隋書蘇威傳

收葬遼東戰亡者詔 大業十年二月戊子

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狥義，莫匪勤誠。委命草澤，棄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出軍問罪，將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惛凶，罔識成敗，高熲愎狠，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

人分道收葬設祭于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冤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隋書煬帝紀下）

三征高麗詔 大業十年二月辛卯

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征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鈔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于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沮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不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于海外救窮民于倒懸征伐以正之

明德昌歆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隋書煬帝紀下

詔報始畢可汗 大業十年

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隋書裴矩傳

令民悉城居詔 大業十一年二月庚午

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郛郭不脩，遂使遊惰實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爲事條，務令得所。隋書煬帝紀下

詔 大業十二年

往年出軍將居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 張湨雲谷雜記四

下詔責蘇威 大業十二年七月

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已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 隋書蘇威傳

宣詔放官奴 大業十□年

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游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髡眾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于爪髮蟣蝨結于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噫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于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 隋遺錄煬帝在江都直閣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勘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詔于是有焚草之變

敕答釋智越 大業元年正月

皇帝敬問括州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餘寒道體如宜也僧使智璪至得書具意釋灌頂國清百錄三

敕議天台山寺名

經論之內若爲尊于師氏勝于智者又前爲智者造寺權因山稱經論之內復有勝名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同上

敕答釋智璪允用國清寺名

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牓填以雌黃書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門同上

敕釋智越

皇帝敕皇帝敬問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法師等僧使智璪至得書具至懷天台福地寔爲勝境所已敬爲智者建立伽藍法緣既深尊師義重欲使宗匠遺範奉而弗墜菩薩淨業久而彌新然則去聖久遠學徒陵替規求利養不斷俗緣滋味甘腴違犯戒律此

淨下脫弘字

乃增長罪垢豈謂福田師等雖有爲法求無上道棄俗諸瀞鑾在雅懷猶須獎訓未學偕淨行俾夫法門等侶咸歸和合諸佛禁戒畢竟遵行又此寺嘉瑞亦表先覺旣理由冥感創號國清寺幷有施物用申隨喜冬序甚寒道體清豫朕巡省風俗爰屆江都瞻望山川載深勞想故遣兼通事舍人盧政力往指此不多具釋藏起四國清百餘

四

敕責寶威崔祖濬

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已稱人物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爾等著其風俗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爾等可乎然著述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附大業拾遺記煬帝初敕內史舍人寶威及起居舍人崔祖濬等撰區域圖志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言吳人爲東夷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陸宣敕責威等別敕虞世基等修十郡志

敕度一千人出家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子皇帝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僧竊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資機應之徒無爽是以初心發願震動波旬之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地雖則恒沙菩薩寶蓋賀于耆山水滴已微乃濫觴于法海弟子階緣宿植嗣膺寶命臨御區宇盛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萬方有罪實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悲謹于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爲一切上及有頂下至無間蜎飛蠕動預稟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拱獸六趣怨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釋藏策五廣弘明集二十八上）

北巡敕百司（大業三年四月戊戌）

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爲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隋書煬帝紀上

宣敕齊王 大業三年

我昔階緣恩寵啟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于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沖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于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近昵小人疏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于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齊之從事一如子相也隋書柳謇之傳

又敕柳謇之

今以卿作輔于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同上

敕令牛弘宣旨高麗使 大業三年八月乙酉

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于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隋書突厥傳

敕嚴竊盜刑

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隋書刑法志

敕禁僭亂抗禮

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運通，理數有儀，三大懸于老宗，兩敬立于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續高僧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五終

全隋文卷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煬帝三

璽書答啟民可汗 大業三年七月

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隋書突厥傳，啟民可汗上表請依大國服飾，璽書答

賜來護兒璽書 大業九年

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遠，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北史七十六來護兒傳，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甚悅，乃降璽書

賜書召釋慧覺 慧覺姓孫，秣陵人，住攝山栖霞寺，煬帝鎮江都，賜書

法師安善，寒暑惟宜，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辯，獨演暢于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于鏡水，弟子欽風藉甚，味道

尤深、今于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續高僧傳

與天台山衆令書

僧使灌頂智璪至、覽十一月三日書、并陳靈相感應、述現形放光、彌指流言、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慎終追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寶獨塔、俟時涌現、爰在狼迹、迦葉分身、乃至鷲山、迦文留影、肩毫散彩、指端發光、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音爲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俟踵菩提、肅承靈誥、宣慰南服、山衆法徒、同志爲友、會成等侶、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昔道勝、天台名嶽、擬岸所推、僑建大林、多慚重閣、三時設供、四事不周、想甘罷悅、昔同法喜、其間敬德、信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于昔所設供、庶同甘露、能變鹹澀、亦憑香積、論道諷誦、昔不啻

言反此無悉楊廣和南國清百錄

又令書

灌頂智璪等至枉寺狀來書財施爲輕法門標重檀波羅蜜般若尊成不具兩緣寧俱解脫施受咸共忘言理至迹指寧復辭辨楊廣和南國清百錄

下令延請釋灌頂開講法華仁壽二年

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幷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續高僧傳

施濟法寺僧法藏靈壽杖敕

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續高僧傳

手書召徐則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

隋書徐則傳文苑英華六百八十八

下書葬徐則

天台眞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儉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

冀得虔受上法，式蹤眞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壠，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隋書徐則傳

下書釋慧則

皇帝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三寶，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朕懷，既利益群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指宣往意。淳化閣帖五

上言更定清廟歌辭

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隋書音樂志下仁壽元年，煬帝初為皇太子，從饗于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

遺陳尚書江總檄

南北雖殊、風雲在望、載懷虛遲、寤寐爲勞、獻歲猶寒、比當清豫、匡贊乎國、良亦殷勤、寡人忝膺朝寄、董律專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際、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適時、冠蓋二世、齒德兼至、孔老殊致、名壘異家、金匱珠藏、銀編玉策、莫不騰于舌杪、散在筆端、窺古成敗之機、近代安危之迹、照同懸鏡、明若觀火、無待指南、自應神悟、猶恐思之未審、差已毫釐、聊煩翰墨、略申梗概、自穹昊生民、樹之司牧、羲軒已降、書契可紀、咸一姓承立、四海無兩帝、漢道云季、三方鼎立、時惟板蕩、世匪休明、當塗起而蜀亡、典午興而吳滅、永嘉喪亂、紫宸曠主、劉石符姚之儔、僞夏僭燕之醜、妄壓大寶、事乖圖籙、魏室乘陳、兆基朔野、經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敵非齊氏、務在兼幷、不遑外略、蕞爾吳越、自相君長、竊擬王者之儀、妄設天子之氣、偷安假息、綿歷世祀、我大隋之肇開寶祚、光有神州、皇帝感曜魄

之靈應太微之座千年啟聖萬代一時深仁至德遠濟羣品越海窮河東漸西被旄頭之驅歷代之霸作我臣民佩劍服裳惟彼江表獨隔皇風夫物極則反否終斯泰郭璞有云年經三百天下大同茲實玄運已定于前聖主膺期而出欲以區區之陳國違上天之冥數其不可存者一也大必包小天地之常規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論道德以唐陶而征有扈語衆寡舉海內而當羣小在長江舟檝之用矜其積習而山川共有我據上游鼓棹之能吳楚不異高艫巨舫東西萬里抗旗撫背水陸千途彼之兵士不過十萬首尾分布所在危急加以屯戍邊方淹積歲序風雨以為櫛沐蟣蝨生于甲冑望我寬仁思倒戈戟通在戎行更成敵國守日時月則魚爛土崩接以鋒刃則烏驚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此不可存者二也蠻侯好酒貫夜厭邦梁伯役民潰其宗社彼之偽主猥專是甚日夜沈湎曾無節度繕造宮室莫知窮已竭四民之產荒

縱其心斂百姓之哀以爲己樂寶衣玉食塡積後宮短褐饘不充編戶一芥之蓋蔑爾無聞五子之歌宛然悉備雖欲勿喪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僞主忌能護短酷法淫刑骨鯁之臣盡見疏斥諫諍之士皆被屠害逃遁結舌衣冠解體人妖鬼怪觸類呈異稚齒耆年咸知殘滅此不可存者四也以此小邦攜于大國邊烽夜動照彼都城戍鼓晨嚴震其宮殿累棊其二方此未危懸縷千鈞比斯非切而莫知憂恐更自驕矜習無事大之心專行犯上之志侵軼我邊鄙招納我叛亡國家爰自受命無從含養致以鄰睦申其聘好冀能守彼宗祊靜其疆域而長惡益甚縱毒彌深吳會雄傑之人湘郢玆介之士乞師請命盈庭滿闕帝乃惻然矜彼黎獻授鉞推轂弔民伐罪已有別詔惟廢僞主之身自餘士庶皆從肆眚向所陳說咸是格言非曰游談共相欺誤且劉叔納譙周之計而獲存孫晧用薛瑩之詞而致福此二子猶然有良臣之樂

皆無昭君之議何則所恥者小所存者大昔憲章往彥聿遵前軌則為王享封侯之業祖禰延血食之期江東士民實受其賜公等身保榮貴名垂竹帛豈不美歟若膠柱不移守迷貞變率其蟻衆敢拒王師軍有常刑悔無及矣禍成俄頃宜早圖之使人今還遲有委曲書不盡意豈復多云楊廣白（開業平陳記 文苑英華）

詐為蜀王秀檄文

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隋書庶人秀傳）指期問罪（同上）

遺史辭書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消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慚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辟推轂治兵振皇靈于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衡冠瞰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俛從事每一思

此我勞如何將軍猶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蹕言旋上京本即遞職南藩宜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乃竊甘心仰慕前偾庶得自效其謬入守神器元首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如疾首隋書史祥傳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

與釋智顗書三十五首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不法師抗志名山棲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脩搖徽猷久承音德欽風已積味道爲勞冀託舟航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沃虛衿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弟子楊廣和南釋藏起三國淸百錄二

深且謙挹之旨但高人遊處觸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事供養一不可虧已勒有司脩葺願忘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同上　王治禪衆寺書）

仰用法誠弟子總持和南師願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嚫猶以陋薄不稱衔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彌爲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淺識所能周見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已不多願恆留受用旨遣報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履長戒辰在俗咸慶伏惟吐納禪慧與時休和弟子稟受以來粗堪靜攝謹遣參承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爰速來誨須往荆楚辭致首尾仰具高懷但祇稟淨戒事成甫徹循昔疑滯匪遑諮決闍衆和尙經稱勝田種子雖投嘉禾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養庶憑善誘日灑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天竺菩

薩歷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遜謹和南上同

弟子總持和南逮旨須取明二日垂別猶復未周便深傾欲弟子前昨書夜熟更惟忖智者至止日來未經一夏兼荊潭路遠安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投止亦難又案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假福田無量況乎師道及大眾力凡夫淺識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暮春行謝首夏向狳九旬忽遠四事虛弃循心與理于情匪安今欲仰延度夏發遣簣不半途飄露肬疑下邑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爲便若法歲將滿預勅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浮彌易既乘爽節因得順風去留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撝一箋不可盡辭豈多宣謹和南三月一日上同

弟子總持和南復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豈敢違忤謹遵衜

廨、仰命所司發遣發日離晨、伏聽仰擇廡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來朝、必當無爽、用茲歡喜、已踰悲欣、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荷恩、騰芬州術所及竊見僧居塔剎、食惟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專征、爭民役累江東混一、海內乂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彼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懈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于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福盡、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虛廊櫓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條販權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為府廨、須一二年、閒民力展息、卽于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物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誣、必煩言提、冥諸其掌、猥延淵札、悚側良深、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匪薄遊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峯頂寺須令弟子

並爲檀越主山嶺盤秀下臨江湖香爐層峯上齒雲日仙人之所戾止隱淪于焉不歸況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構謝客梁元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峯頂智者憩歷蹤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身薄無益將來庶藉熏修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敕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須下謹和南三月一日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今日齋竟即事登舟脩阻方遙彌以傾秋並示法相雖文旨淵賾源本難尋而教門方便開悟易益恭承善誘永以受持庶藉津梁得無退轉自服膺至道每沾弘護將事遐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用悽㤂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傳仲訛還述去月敕旨用慰延結熱猶熾願道體休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安善徒衆和肅仍留二十僧權停開善延至匡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爲一寺峯頂精舍復

皆隨喜微欣勸發獲此兩條用撫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吾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風土異宜流企在餘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二十九日來后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遣心馳情彭蠡言日為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前預整裝束法歲若滿即事西浮彼間酬願務令在促非但弟子微識衛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宜尼在陳致歎自衛便歸屈道紆情事非為已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祇承并貢別牒用忘存撥故略繁辭謹和南七月一日法衣六件鹽一百斛米一百斛右件其鹽米悉出江州正倉王灌齋合魚關送（同上王遣使往匡山參書）

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若竟願即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叢安立來旨勸自法事實用慚悚始于所居外擬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已下江陵論法

師亦已遠至于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即建深諫諷曰諸佩仰承相次為營功德深荷扶助雖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料云何能得相資前施鹽米其米迴入東林鹽已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別營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尋別遣使迎延願預整歸計江山遼敻豈盡誠曲謹和南十月十日（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亟禪悅經行願常安樂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睽覲稍久唯用傾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遣左親信伏達奉迎願便尋沿流延遲諮具謹和南十一月十五日（同上。王遣使潭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脂和道體勝念仰揆衡嶽法事久當圓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陝州馳仰之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便進道來月下旬此遊祇接路首恩促營復委宣謹和南二月二十二日（同上。王遣使潭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移歲、馳誠載勞、兼事入朝、彌增延屬、武關雖阻、荊近于吳、是以暫停陝州、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亂襪、非唯年尊疾動、又已結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須停止、弟子還鎮、非久便願沿流、仰會江都、厭應旦夕、將聖德果、亦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謹和南、九月十日、同上王于長安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璨來、承五月二日誨、用慰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便致荊巫、履涉斷和、深以傾悚、弟子于江都入朝、至陝關隴、脅停岐陽、腹內又不調適、去月末還京輦、如欲相承、猶自羸、末即祗覲、望雲延顧、珍納行人、今返、辭豈宜具、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于荊州當陽縣境玉泉山、隨為建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徧地、買園建立、表置三尊、永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算數所不能量、孰意輕微、頓蒙創造、循復來旨、爽然失厝、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無容遠拒、苟作形迹、即具

聞奏嘉號乃覃名符天竺道場聲滿恆沙世界福報仰歸遂辭難勝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嶽禪師碑文郭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邈此陸士衡之披文想質弟子多慚既蒙獎成敢不剋勵邯鄲絕妙深恐難工還鎮病瘦庶或勉強循覽行狀用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迴邈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遮是梁武帝時外國唯獻四領今餘一領是建初寺瓊法師所披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采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譽之蹤永服周旋恆充布薩常事半月豈唯元日著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奉□別膝五采旛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誠薦申法服抄陋追悚謹和南同上

弟子總持和南。仰道已久，馳係實深。歲非遙，傾遲虔禮。暮春尚節，當遣奉候。謹和南。九月二十四日。同上。王在京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適述近辰，用慰馳情。春暄，願道體康勝。玉泉創立道場，嚴整禪衆，歸集靜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論。弟子始服三石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藩，請夏訖，洽下在于拜覲，差當匪賒。其間珍德，今遣統軍薛子鑒往祇承。謹和南。同上。王在京師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悆。弟子即日粗可，行末由虔禮，但增延結。願珍德，謹遣脩承。謹和南。同上。王從駕東岱于路次書

總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豫，動寂怡融，興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旅次長秦，道濇勝力，行往安隱，聆言祇覲，庶或匪遙。願珍重。此不宜具。謹和南。十月十九日。同上。案隋書文紀十四年十二月東巡狩，十五年三月至自東巡狩，今此兩書云仲秋云十月，與史異，當有一誤

弟子總持和南。歲暮明，仰惟道體勝豫，禪悅法喜，衆咸集業，功

歸有在悉由明嶺啟憶江都暫欲西上先到衡嶽用養師恩次往
洛宮且報生處皮承此旨衛送大江陽子臨流具申來請卽蒙開
許還至觀濤年來歲往寒暑屢更恭聞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
多幸生在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轉輪斯奉寶惟旦暮今者陪
屈鑾輪軷發自京言停洛陽又止歷下紫望之禮本自虞書巡會
之聲盛于姬典至尊憲章先古允叶人神和風指南奉胡東岱已
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畢于時天地載朗日月增華休氣神光
燭近被遠靈芝競吐山谷連木並秀宮壇摘登暖壁之徒無醫而
自愈扶老攜幼之侶不謀而同到臣子彌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
萬里斯應師資至重敢不稱聞弟子戀慕卽辦行原夾礙將末必
届揚州今遣奉迎便願治下餘春末盡必希拜覲其間珍德續復
祇承謹和南正月二十日 同上王遣 蕃遣迎書
總持和南前換皆蒞天冠率衛之式候深嫌不工卽用是儀爰逮

今與思出神檢圖比目連、妙跡郢匠、開士五明、此居其一、金剛種智、茲焉標萬、是知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接引隨方、多能盡達、冠尊于身、端嚴稱首、蹤承頂戴、覽鏡徘徊、有飾陋容、增華改觀、弟子多幸、謬濫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俯仰勝緣、度脫舟航、何慮不果、但戒爲基址、信實行先、保解毗尼、昔年虔受、身雖疏漏、心護明珠、而定品禪枝、解散結縛、猥已凡薄、倚國鎮藩、爲子爲臣、難處難忘、豈藉四緣、能入三昧、此非聰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汎法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俯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遵時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便開祕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款、成就事重、請稟飾躬、謹和南、六月二十一日、同上王謝天冠并請淨名義疏并

弟子總持和南仰述還旨猶秉謙尊循復久之恍如自失共功已學貫叔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緣居心有在若習毗曇則滯有情著若脩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舉猶帶小乘釋論地持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徧脩僧家尚難盡徹況居俗而欲無崖當今數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諍心達者無違求那明偈仰惟厚習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旣說法第一無旨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式瓦官大集眾論鋒起榮公强口先被折角兩瑯繼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唯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便尋勝集厠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眾城勝仰適承前往荆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眾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弟子仰止而不依講譬彼癡鞹今當開誨唯願未得令得

未度令度，樂說無礙，法施無盡，復使顧言稽首虔拜。謹和南。六月二十五日上。同

弟子總持和南。蒙旨送初卷義疏，跪承法寶，粗覽綱宗，悉恒冥外，耳未曾聞，故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覩明闇，謹復研尋，遲比覲接。謹和南。釋灌頂國清百錄三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既賜令檢校，今須書及江陵總管，當勒所由，終聽僧使看促。弟子仰蒙淨戒，宿世因緣，稍希義理，智波羅蜜，爰降開許，始制義疏，方憑決答，向入禁門。昔年仰請棲霞，暗往觀行，政爲密邇，朝發暮到，應可諮決，不異邑居，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幸願輟情，屈己爲人，菩薩有賜。于尊契弗敢違，前都不知淨人，善心已墮僧數，濟度無隔，唯用隨喜。謹和南。七月二十七日上。同

總持和南。復垂誨旨，益具仁慈。開士位懷，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

思不果政言服道日淺未堪遠遺深想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永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稍敎下疏勒所司已時發遣謹和南七月二十九日同上

總持和南方要仰延兩乃暫阻明間若曠別當遣信謹和南七月二十六日同上王迎入城凝雨移日書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未暇迎延馳情已深今遣候接冀近顧覲謹和南九月十六日同上

總持和南炎序氣濃道體和適稱慰莊嚴與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粗復可行近頻降兩讚爰垂示功德之義删飾文句入初其旨維新從飜至妙會須披接方將煙雲春律已謝夏坐方結俟逆經敎游習出迎白露宿風秋風葉下必須舟楫迎覲江陵然仰勞若述已涉數載般若多險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啓沃卒貢別牒示表虔誠在敬無文仰擬弘亮其間珍德織事音旨謹知南同上王遣

使入天台參岸

總持和南、霜氣已緊、蚊熱久彼、方恐洞泄、須取調適、今遣奉迎、祇隨非奢、謹和南、九月二十二日、同上王遣使人天台迎書

總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郡后城寺、感思求歎、菩薩示疾、住疾亦愈、但于翹誠、交用悚灼、今遣齊李膺往處、洽小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覲無遠、謹和南、同上王參病書

與東林寺僧書

極喧法師道體如何、衆內咸宜也、雁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駐棲息南山、自斯已後、名德相繼、留者見令爲寺檀越、願修寡游、非敢克當、擬導既引、良深隨喜、欽德指此承問、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搜拔起二國滿百卷二

與靈閣寺僧書

泰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清善、匡山佛寺、興自慧遠法師、法師師

于彌天道安安師于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悉本雁門雁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晚澆漓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啟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上同

與峯頂寺僧書

暮春暄和寺衆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怡懌爐峯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爲在總內令爲檀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儆勖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上同

與蓮溪長儒書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令脩治彼州十住寺道立西祖玉泉寺並見請爲檀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建迺良深隨喜師今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璨道慧法師十住寺道璩法師經理想加心彰總獎成妙業公私資福幽顯同

類、法事遠白、不復暄涼、松楊廣呈、八月二日、（釋藏起三階 滿百錄三）

敘曹子建墨蹟

陳思王魏宗室子也、世傳文章典麗、而不言其書、仁壽二年、族孫偉持已遺余、余觀夫字畫沈快、而詞旨華緻、想像其風儀、玩閱不已、因書已冠于標首、（甲秀堂法帖）

殤子銘

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為法種、長依法儔、（續高僧傳 十八法藏、煬帝進太尉時第三子夭亡于濟法寺乃勒銘因施寺僧法藏靈壽杖）

隋秦孝王誄

維開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國秦孝王薨于仁壽宮、嗚呼哀哉、八元八凱、濟濟虞朝、周南召南、赫赫周國、於穆孝王、紹彼明德、天實喪予、殲我剛克、嗚呼哀哉、如何上靈、降此災否、國喪宗臣、家亡千里、嗚呼哀哉、爰初不豫、晃旒祇疾、及至大漸、停鑾駐蹕、

親臨屬纊俯慨徽瑟悲動皇情痛深慈膝一辭明世千秋長罷口
口如何綿綿終古仲秋卜宅將歸泉戶梁山之陽永寧后土嗚呼
哀哉余寡兄弟愛篤彌深奄然零落痛體傷心嗚呼哀哉追悼無
及永分古今神雖虛毀徽聲靡替誄王德音貽千百世乃作誄曰
皇隋啟運應天順民保茲七百靜彼四鄰利建宗子藩屏懿親孝
王惟允俾侯于秦爰自聖童天性誠愿色養烝烝孝立名遂恭近
于禮恥辱斯遠嘉之弗忘懼而無怨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溫溫居
德肅肅厲精恭敬表志退讓為懷韡此棠棣敦斯鶺鴒仲稱令弟
叔曰仁兄猗歟我弟好學無倦九流日備三餘卒歲琴臺夜開書
帷晝閉聰敏若神雄辯無滯妙矣聲律明哉龜筮玄象風角于焉
及睿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惟善惟樂為仁為惠天挺出藝英圖命
世欽若孝王容止堂堂振鷺將集鳳雛斯翔人之領袖國之輝光
煒光伊何肅肅翼翼義以處身仁以經國明燭幾微財成淵塞謐

恭倆位、好是正直、介剛介蘊、無反無側、皇枝亘良幹、曰宿英聲、宣風作伯、盤古維城、東京哲都、河南殷墺、惟我哲王、行嘉惟冀、飛纓崤函、褰帷伊洛、德被汝墳、仁行鞏亳、西泰右地、實賴英雄、寅惟王化、乃卽龜蒙、惠和布濩、易俗移風、覽磐孝玉、仁而能斷、德敷大風、有將公旦、秘鎮樊征、述職江漢、地接寇饑、棱威請糴、文德招遠、懷勞伐叛、蹔蹤外藩、入侍天軒、典茲戎衛、仍居納言、贊翊樞曜、豐貂九溫、周衛精切、嚴肅便蕃、獻替惟允、禁旅斯敦、儀陳不恭、斷我炎鄙、王赫斯振、將清江涘、圖斯元帥、難全其徹、唯我孝王、濟茲無愧、恭行天討、受脤建旗、由咸鄂漵、翔旅江淵、軍容赳赳、道飈梖梖、雲陣不布、高城靡恃、泥首銜璧、請命于台、兵不血刃、野無橫屍、善戰不陣、我弟于茲、金陵撥定、倣至京師、廣陵淮海、一都之會、牧彼頑民、作相于外、時雨隨車、崇陰逐蓋、惟晉太原、寄隆望大、表裏山河、要衝襟帶、東自維揚、廻旋轉旆、善政廉平、于斯爲最、胡虜畏威、氓黎

荷戟烽火戎馬俱清遊界寒暑失御肅衛兆閭言旋京邸去彼叢臺屈猶仁壽撫膺履闥進綿樂餌歲去年來秀而不實禍極生災天胡不弔木壞山頹嗚呼哀哉至尊廢朝而悼傷皇后輟膳而摧痛甚秦國之永辭劇梁武之長逝昆弟哀哀而日嗟僚友嗞嗞而悲慟嗚呼哀哉歎日月之不居何卜遠之詎促旌旐飄颻而從風笳管酸嘶而繞谷服馬顧而不能行挽夫悲而不成曲霜露落兮山谷寒木葉下兮丘隴荒風颼颼而吟樹泉幽咽而悲湍離羣之獸絕跡孤飛之鳥悲酸背離宮而東轉歷山邸而北度去甲第之樓臺卽荒阡之丘墓昔時鳴鑾而戒途今日靈輀而啟路臨圳詣之平衢永絕茲之一步儼若神而有靈幾悲傷而顧瞻嗚呼哀哉棄永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若玄扃而無曉悲黃泉而永幽溟盛年于舊古泯壯志于千秋嗚呼哀哉慟反哭于秋季悲復歸于故地尹形遊而不還何魂兇之空志嗚呼哀哉洞樹浮塵兮獨滿

琴絃含風兮自斷、冥夜久其何似、焉知歲月之長短、孝王與我襟密情親、孔懷之篤、行踰常倫、昊天何酷、哀哉哲人、奈何吾弟、先我長淪、煩冤痛毒、悲恨何無、嗚呼哀哉、痛母弟之同胞、棄其彼之寒郊、豈止三荆之變色、非爲四鳥之分巢、遐一朝而云逝、曷何去而何止、形未捨目、言猶在耳、彼蒼者天、予何辜、奄殞嬛友、天哀哀吾子、痛當奈何、痛當何已、想髣髴而不見、猶盤桓而佇立、空撫膺而莫追、抑飲淚而何及、嗚呼哀哉、曠地久而天長、終淪彼乎幽方、徒春華而秋落、不復見我弟兮孝王、何謝安之蔬食、豈子路之喪亡、獨端憂而無告、徒哽塞而迴傷、悲莫悲兮長別、痛莫痛兮終絕、因悽愴以寫情、慟人琴而永訣、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六終